



• 滋味生活 •

• 记忆深处 •

缝沙包

□ 贾 鹤

女儿把劳技课上未完工的作业拿回家，这是一个布片连缀起来的沙包雏形。她在我耳边抱怨，为什么她缝的沙包总是漏东西。我接过她手中的半成品，拿起针线，重新剪布，俨然已经进入状态。缝沙包对于我来说并不陌生，我们老家统称毽子，踢毽子是我童年最爱玩的游戏，毽子更是每个女孩的标配，手巧的女孩会自己缝沙包，而我在多次看过母亲缝沙包后，也开始有模有样地缝起来。

童年的技艺封存了三十年，如今在女儿的劳技作业上复活。飞针走线折叠缝合中，被动作业变成趣味盎然的手工劳动。听着女儿的夸赞，我的虚荣心也得到极大满足。

手上忙着针线，和女儿闲话些家常，这样的夜晚，不觉有了岁月静好的意味。在各种玩具目不暇接的今天，费时费力在一个小小的沙包上，仿佛也是“慢生活”的一种。随着手一点点在忙，心却慢慢沉静。回忆应是此时的背景乐，舒缓而悠远。

小小的毽子藏着多大魔力啊！是我们小时候当仁不让的游戏主角，课间或放学，同学们三五成群，围着一个毽子，踢得花样百出，小小孩童既释放了活力，又找到了乐趣。简单的毽子是规整的正方体，豪华版的配上穗子，让踢者更容易掌握技巧。毽子里面可以填充玉米、大豆、小麦等农作物，讲究一些的人还会特意放上几个啤酒瓶盖，踢起来清脆有声。随着毽子高低起落，踢者左右腾挪，毽子和脚面相击仿佛自带节奏，手眼四肢协调配合，技艺高超者整套动作行云流水，观者屏气凝神，如同观看一场精彩的表演。

那时候，一个毽子带来的乐趣远远超过现在孩子们五花八门的玩具。踢毽子可以组队比赛，也可以个体自娱，在物质贫乏的年代，我们的童年快乐丝毫不受影响。对比现在孩子玩具的多而杂，那个时代玩具寥寥可数，但广阔天地给了孩子们多少就地取材的灵感呢？一支粉笔在地上画出格子，配合一角瓦片，就是老少皆宜的“跳房子”；捡拾地上的落叶，两人用叶柄角力就能随时开启一轮轮输赢未知的游戏；随处可见的石子，更是全民取之不竭的道具源泉。那些年，我们的快乐凝聚在这些简陋的玩物上，渺小却无比实在，让人记忆深刻、回味无穷。

在回忆的旋律中不紧不慢缝着沙包，女儿不时查看进度，在她大呼小叫的喧闹中完成眼前的作品：装了大米和绿豆的沙包圆润周正，轻重适度，手感良好。我拍照上传了朋友圈，很快有朋友留言点赞，其实只有我知道，这成品每面大小不均，针脚不够细密，但没关系，我们的快乐从来不曾因道具的粗糙而减少，从前是，现在也是。

□ 钮小泥

城南有一条南北巷子，只要不下雨，每天早上都有集市。我送完孩子到校，若时间充裕，常拐到巷子里去逛一逛早集。

巷子不长，集市也不大。多是近郊农民自种的蔬菜瓜果，拿到集市上售卖。有的并不图挣钱，而是劳动人民骨子里的勤劳，找个事儿做不闲着。或是享受了种菜的过程，又不想劳动果实被浪费，一种自我褒奖的心理。所以每成交一次，他们脸上总会露出心满意足的神情。当然，也有家境困难的，靠集市的微薄收益为生，每每遇此，我希望所有赶集的人都能多少买一点。

集市上，春天有香椿叶、莴笋、春韭等；榆槐时节，有绿莹如钱的榆钱、白润似雪的槐花售卖，全是时令鲜物。看着这些，内心常被季节的温情感动。夏天黄瓜、西红柿居多，以及早熟的玉米、芝麻叶、红薯秆这些田野之物，还有珠子般圆润的葡萄，青紫皆有，都很香甜。

深秋时节，绿油油的大萝卜，刚从

• 乡村纪事 •

□ 周桂梅

这几年，表弟对种植花生产生了很大兴趣。

第一年，他试种了五亩地，觉得产量不错，第二年种植了三十亩地。今年是第三个年头，他以每亩六百元的价格连片承包了一百五十亩地，麦子收割后，开始播种花生。花生播种完毕，还要观察花生的生长周期，要定时打灭草剂。俗话说：花生要高产，用药须三遍。第一遍施药，是在花生初花期，也就是见花打药。第二遍施药，是在开花下针期（一般为7月下旬），也就是花期最旺盛时打药最合适。第三遍施药，是在花生的荚果膨大期（一般为8月下旬），这个时期是决定花生荚果饱满度的关键时期。表弟从此成了大忙人，虽

• 生活感悟 •

□ 陈猛猛

小小的野菊花，长在人迹稀少的郊外，秋天一到，花苞多得数不清，往往先开的还没褪色，下面的便按捺不住张开笑脸。

静静生长的野菊花，花朵虽不是很大却很稠密。它从来都不向人们索求着什么，也没有远大理想和充满雄心的抱负，任风云变幻，云卷云舒，不忧亦无惧，在上天赐予的一方天地里，认真生长，从容开花。可即使经过多个日日夜夜的努力开出了花，花朵也小得可怜，只有大拇指的指甲盖那般大。有时候蜜蜂和蝴蝶经过，也没有停下匆匆的脚步，不擅长打扮的它不妖艳、不招摇，远离世俗、洁身自好，有着林黛玉

地里拔出来，上面还沾着新鲜的潮漉漉的泥土。用三轮车载着，带着一股旷野的芬芳。萝卜带樱子，樱子上缀着晨露，这是纯天然的露珠。说不出年代的架子车，拉着一车莹如玉的白菜，棵棵直立，相互挤靠，维持着菜园里生长的形态。红薯摊在地上一张薄膜上，任人随便挑选。

还有上海青、小白菜、茼蒿、菠菜，小把捆扎好，新鲜水灵，娇俏得像《西厢记》里崔莺莺身边的丫头红娘。除去这些，在集市上还有倭瓜、丝瓜、苦瓜、辣椒、土豆……都不多，一两个、三五个、一小堆儿，摆在地上供赶集的人挑选。在集市上售卖东西的这些朴实的农民，五六十岁的父辈居多，也有白发苍苍的耄耋老人，他们拿出最好的东西示人，那些虫蛀的、断裂有伤痕的蔬菜，都留作自己食用。

另有竹篮里盛着的柴鸡蛋，卖蛋人蹲在篮子后面，正和旁边卖萝卜的闲聊，那情景恍然让我回到幼时。20世纪90年代，自家养的鸡下了蛋不舍得吃，攒够了拿到集市上卖，换来钱打油买盐。还有用竹筛盛着的豆腐，上面盖一

层稀布，用来切豆腐的是一把铜质的长条刀片。在两侧高楼的挤压下，这条巷子犹如一条时光的裂缝，给人一种怀旧复古的情怀。

巷子里还有一家陈记馓子，门口搭棚摆摊，支一口大油锅，夫妻二人一人揉面，一人油炸。炸好的馓子用塑料袋装好，放在玉石板台子上，十元一袋，也可另称。他们并不是天天出摊，只在个别日子张罗生意，像为满足固定的食客，聊慰久不食生思之味。我买过多次，馓子香而酥脆。有一次，母亲用陈记馓子制馅包饺子，别具风味。

巷子尽头有个卖鱼虾的老人，一张塑料薄膜摊地上，四周围起，盛些水，虾们在水里蹦跶，鱼儿们张嘴喘息。野生鱼虾，大小不一，胖瘦各异。看那老人，我总想起病逝的大舅，他生前常年驾着小舟，在颍河上打鱼……

集市不到八点就散了，仿佛一盘棋的和局，买卖双方都各得其所，尽兴而归。逛着集市的时候，看着那些新鲜蔬菜和来来往往的人，听着乡音，人间烟火气，最抚凡人心，觉得生活是如此美好、如此生动。

表弟种花生

说他不自打药，但还得站在地头监督。每隔十天半月都要来花生地里视察一番，并开始潜心研究花生的生长期和收获期。

终于等到了收获的季节。今年正赶上秋雨连绵不断，如果花生不及时从地里拔出来，成熟的花生就会慢慢发芽霉烂。即使阴天有小雨，也要开始行动。四轮拖拉机身后拉着一个薅花生机。三天后，一百多亩花生齐刷刷地躺在田地上，等着充足阳光暴晒。

几天暴晒后，开始用大型摘花生机把花生收割完毕。花生籽粒饱满、干干净净地收回了家，等待小贩上门收购。田里的花生秧被附近的养羊大户买走了，紧接着，花生地里一下子涌进来几十个、甚至几百个捡拾花生的老乡们，

野菊花

《葬花吟》中质本洁来还洁去的前世今生。

家乡的野菊花就是这样，在平平淡淡中开出淡紫抑或浅黄的花来，悄然绽放属于自己的一抹亮色，与褒奖无关，与赞美无关。它们远离熙熙攘攘的人群，只在静寂的幽野兀自吐绿、生长，在恬静淡雅中展现超凡脱俗的气质，悠悠地散发沁人心脾的芬芳。纵然花朵开放，也不是为了炫耀得到夸赞。“人淡如野菊，孤芳也风景。”只有用自己美和心中的爱去装扮秋天的景色，使世界变得更加缤纷多彩，能够做到这一点，着实难能可贵。

穿行在纷纷扰扰的世间，如果有了一焦躁和浮夸，可以去清幽的郊外采

些野菊花来泡茶喝。每天只需酌一小杯，持续几天，降火清凉的作用就能发挥出来。野性和温柔相互交织，野菊花活成了属于自己的样子。它将天地赋予的清苦，藏匿在一朵朵开放的花中，也正因了那一点苦，令卑微的野菊花成为人们茶杯中的菊花茶，床铺上的菊花枕。这些来自生活的苦意，让野菊花有了宝贵的药用疗效，从而也使它的生命拥有更宝贵的内涵。

时光以轻柔的方式给予野菊花优雅和娴静，它摒弃世间所有的喧嚣，躲在繁华背后，面对生活的惊涛骇浪，从容淡定，与世无争，努力让自己的灵魂变得更加富有。做一个像野菊花这样的人，岂不更好？